余文敏公文集

余文敏公文集序

嗟乎文豈易言哉為文難矣而論文尤難故知其人則知其文也昔人謂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旨哉言乎夫上之立德匪言弗著次之立功匪言弗傳言之不

可已如是夫蓋言之精粹者是為
文而文非可以一端盡也故體裁
萬變而總之根極于理軌迹殊方
而要之推本於事功不拘玄以妨
素不徇象以遺心斯其悟至道之
真機得言詮之上乘豈不暐然稱

盛矣哉若徒綴緝辭章而本末不該弁髦餙而枝葉繁風斯靡矣復何取焉少傅余文敏公少好學精詣理窟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而覃思巧搆出語必驚人且負氣卓犖迥異時輩而言論風采褎然人倫

之冠予嘗得其遺草而三復歎息焉曰嗟乎公之詩文諸體備矣讀之豪蕩感槩如其人焉數腴暢達如其人焉淵懿而不沉晦如其人焉故曰知其人則知其文也由是而翊經闡道則學術明揆策攄猷

則治功顯而盛德大業於此可以
少窺其藴矣非所謂美則愛愛則
傳者乎公平生著作甚富而中值
鬱攸所存無幾今廣搜博訪僅得
若干卷鋟梓以行真是以成一家
之言而傳諸不朽矣雖然予復有

說爲公集中所傳信美矣而尚有
進於此者則石渠天祿之制作是
已公嘗纂修
國史而義例謹嚴足以垂百王之
鑑戒校勘
會典而損益適中有以定一代之

章程此非其文之至者乎雖然至
矣而尚有大於此者則啓沃格心
之文是已公受
今上之眷知膺密勿之重寄入贊
嘉謀出揚
后德造膝之奏對獨契於

衍裒納約之數陳每留於秘密使海内陰受其賜而不知此非其文之大者乎嗚呼論文至此美哉至矣大矣無以復加矣世有知者諒能綜覽義旨而信予言之非妄也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　經筵講官
國史
會典副總裁同邑汪鐙撰

余文敏公文集序

文敏公以博士家言魁試舉副詳延天下青衿子既饜慕之矣比入承明典著作之事周旋臺閣草絲綸之命潤色兩朝功德之盛删述

一代典制之詳，洋洋然，累累然，與
群賢錯而綜之，彌縫不見其跡焉。
若夫長篇大幅，片楮尺牋，所以敷
宣人之義，陶詠性靈，與緌珮之士相
賡應者多有也，而副在不戒，裂于
樽俎，舉燼焉，蕩而亡之矣。今四部

人間之所存得若干首次第而錄之以行一貫受而讀之愁如懷山陽之際嗟夫鳳徂麟隱矣而寶其一角一羽以為奇彼鳳能羽彼集明亦能羽彼麟能角彼并麼亦能角自天下有集明并麼在而鳳麟亦何顏乎嗟夫

非是角是朋不足以存風辭則與衆賓之以待人之不昧者可笑以天人執其氣豪其志遠其度弘以達其所覽書博而雅其所取友自館閣諸老以逮海内名流雖後來一秀彦苟有異者皆折節其踪多在山水間所居處

雖宦邸必餙藝花灌木酌酒寄

謀善含是無可以栩栩生者故其妙足

言足志雖滌雅寫沛然若決河漢

渾渾不舍有裂山撐海之力而絕單寒

逢逌逌態据根柢茇支葉瓌如也

詩以以逸韻偉言為致情所會受令

言蘊激唱彩有餘音雖踴躍自成而天琛夜光猶在焉昔洪景盧一日草二十制矜其侍吏曰蘇學士諒如是矣吏曰蘇學士識已踰亦顧無煩披故冊耳景盧恥之余謂世所稱文章家苟未覓其裏而徒以雕鏤組織

輯次未知其權力誰歟。

且哦且作財成心匠思吾風搆不煩閑

六窗庵之力而聲譽茂實爛爲粉

緑襄黯爲彝影陳此非天情鉅勝

所醞釀于胷中者素耶是何必噫之

以往萬自律轢秦韓漢猶懇剝

膚如庖人劊斲撒魚鹽以饜饞人口腹
爲亂惜乎筆不酬志中道棄指宣帷
蠡廣闊如海內缺醇醲之宜即斯
文天表未鑿公所懷來悲夫之貫自
業傳士論公東則已侍公教旨中出門
下爲弟子益親居以道義相切劘章

切相砥礪激昂乎時流之外進趨先
輩之風而今不可覩矣慄慄嗅味誰復
可以師我者乎故序其文而及其所為
文又如此嗚呼亮菴不朽矣

萬曆壬辰秋季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門
人沈一貫書

余文敏公文集目錄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同麓余有丁撰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記

擬加上 孝懿皇后謚勅

表

瑞雪表

祥露表

擬立東宮奉賀 皇后表

卷之七

䟽

辭免恩命䟽

辭免獻俘加恩䟽

再疏

辭免陞蔭疏

乞䘏典疏

謝恩疏

乞假調理疏

乞歸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啟

卷之八

策

論

卷之九
墓誌銘

卷之十

碑

墓表

行狀

卷之十一

祭文

卷之十二

詩

薄暮

銅城驛

五日早霽山行

望岱

河堧

汶河

闕里

謁孔廟

兖州逢游使君

余文敏公文集目錄終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一

賀太宰楊公榮晋少師序

少師楊公仕三朝踐歷中外二十四官歷一品初次再計十二載司功書其律以聞　上曰嘻是朕社稷之臣躬秉義質有文武以乂安邦家者功德茂盛其議所以褒異之司功按故實得端肅馬公其列次其績勲其所建豎於當時者大抵與公類因舉奏請恩澤得視馬其制曰可下璽書晋公為少師云由是人莫不謂少師公

似端肅乃公則曰否其持槖載筆得抽金匱之藏則徵睹少師公所奏功烈甚偉方公開府河西也塞徼繕亭障為塹壘大樵墾屯地揚威張掖酒泉郡以却羌虜既虜寇范陽急則置所部下士飭鬬具出精兵走之又明年盛秋虜悉衆入雲中將薄右衛城下則移公往視師與虜角虜相數責曰語汝已入今　天子遣將軍來矣竟不敢犯雲中塞明年闖古北口則又移公守古北不遺鏃矢虜瓦解去即一馬不敢入自是

虜患稍息則命 公為冢宰公帥其屬以大計吏
治凡庶尹尹正既百執事所貶退稱進賢不肖
較然而窮塞奸原杜邪枉之險蹊人可用者不
問其次亦不以其類不用即不可雖大官勢人
支言一不以綴意三年苞苴屏息請謁不敢行
吏治蒸蒸矣已而虜酋慕義執我叛人頭解辮
詣闕下受吏此機權相生利害不旋踵人言策
是無逾公者則又起公大司馬公數進孰計卒
能慴伏虜心使內首稟朔遠徙不敢盜邊兵革

之原息矣今　上在諒闇令百官總己聽公於是公復為冢宰云某推　肅皇帝御世操群下甚切每邊吏持赤白囊至即問邊臣勞苦一不中首虜率遣繡衣薄責不能自保而公稟上指倚神靈抗旌萬里之外策虜億幅使威稜憺乎殊域國家改元新紀詔汰諸司不職者公載執其秉匡正百僚所去泰甚無繁苛皇路率以清夷夫　天子以威福馭天下作威詔司馬作福詔冢宰其受事責成重大矣乃令東維胡則以

公西奉胡則以公受末命而詔廢置則以公三
朝所左顧右眄者繄公一人是賴也公其神人
哉盖公神縱性樞身兼數器足以謀王經國方
幾務叢委紛糺不可觧公立斷之易於决流抑
墜人見謂震撼靡定公持重不挨不啻注一矢
引千鈞而發則批大窾中大綮砉然若剨鐘而
吷劍也至於憂國家則如饑渴極身無二慮而
度行積思有日昃不暇食者故其事効見前如
此今　上體膺至聖遊意太平嗣服之初處公

以論道之任公意滋益恭退然若不克荷　上書力辭者再今且崇論竑議揆皇王之蘊以謨諧廟堂而登　明主於三五炳炳麟麟庶幾哉將與旦奭吉甫諸君子爭烈矣詩曰訪予落止言　主上訪公以謀始也公既膺大任克自抑畏若曰公孫碩膚王心未已錫之策書以彰異數若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而公益篤棐夙夜若曰式是百辟王躬是保至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則公以一身兼之然則人謂公似端肅也

果盡爾耶其從公卿後豈不多賢要以身任天下安危若　主上所謂社稷臣者非公曷任矣語曰知臣莫若主不信然哉不信然哉

少宰趙公考績序

昔在虞廷三載考績百揆内宅以總庶官四嶽外咨以領群牧於是皐陶陳知人安民之謨喟然興嘆能哲而惠自古難之矣　明興法虞為治亦三載考績内以冢宰倡六曹外以御史大夫監萬國大夫之副宰之貳皆秩三等内外得

通考焉於是吏部左侍郎汝陽趙公先以副都
御史巡撫山東至是滿三歲績奏　天子嘉之
進階　賜廕如　令甲其鄉縉紳同朝者辱臨
予固請所以贈公為言公績載在計牘外臺十
七內部十三其可指數者成迹未緒未能悉其
神情求公於計牘之外也公之在撫臺也平易
而精詳在銓部也清通而簡要　天子瓜分宇
內棊置郡縣而以撫臺監焉撫臺銜　天子之
命綱紀諸長吏下視小民不啻懸絕勢懸絕則

情不親而公居不崇堂階行不侈騶從獨以单車按行所部供億不煩而窮陬僻壤轍迹靡遺閭巷小民疆場委吏進而與之語夷然若比肩也斯不亦平以易乎務為平易剷去一切忌形迹弛禁防其於節目不無闊踈而公寛於民察於吏疾苦若身親之惻然務分毒螫若身嘗之焦然務去後繭絲而先保障左緣餙而右悃愊端居不言而廩奉法幽隱畢宣隳廢畢舉斯不亦精以詳乎世道登降繫百官吏治汙隆

繫銓部聲華之場人爭奔走焉寵利之藪人爭結納焉而公門若水衣若不勝行若思坐若忘居處若寒容接若溫折節下士粥粥若無能至其評品也洞若鑑平若衡其運用也轉若圜持若轂斯不亦清以通乎伯視陽城王公季視夷陵王公二公豁達高曠而公以澹泊寧靜居其間目無忤色口無違言二公所可其人與法可也公以其可可之二公所否其人與法否也公以其否否之旌別不必已出惟其當名實不必

已有惟其同故鑑不煩妍媸而明衡不煩輕重而公轂不煩推移而運雍容緩帶乎　巖廊而吏治世道賴焉斯不亦簡以要乎銓部統均視虞百揆是知人之梧也撫臺旬宣視虞四嶽是安民之位也虞廷所難公蓋兼之考最不亦宜乎已又言公敭歷垂三十年所樹徽獨此耳始仕計部出守荆郡周踐臬藩以及開府蓋其在郡久能用禮法折驕藩施惠愛庇黎首　天子旌其伐詔以參知行郡守事異其章服令旁郡觀

焉著聲赫奕舊矣今楚中百城大半多公開府時所興築其在山東猶之在楚也績其可勝書耶已又言公為人寡欲篤至性自吾曹所耳而目之者居郡閒先大夫喪輒解印綬不待報去公之內子為置一姬不御亟遣歸此其人豈可與世之汩汩外物者道哉夫金玉也然後敵為景光松栢也然後蔚為華實計牘所書則公之華實景光耳乃其為國名碩為鄉典刑者固自有在牘之不及書者也予唯唯曰嗟乎考公績

者徵于其鄉矣

贈鴻臚卿孫長公考績序

魯徐生善爲頌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襃蓋古人以經術世其家其文獻之澤蟬聯不絕大者至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學士大夫莫不以其名顯於當世即今時所覩記餘姚孫氏若忠烈文恪二公相繼起家爲大宗伯而再繼長公爲大行禮官次公爲少宗伯季公一爲侍御一爲主客郎奕世載德踵頂相望凡縉紳先生

之徒誦說世澤蟬聯者莫不推轂孫氏至比之為經術世家云余獨謂不然漢所稱諸儒修藝文以名家亦或以祿利之路若不言而躬行即齊魯質行自以為不及是遵何故哉文多質少馴行孝謹有所弗迨耳孫氏自忠烈公伏節死義諸子孫烝烝以孝謹聞於郡國往余為諸生時聞孫氏家行輒盱目延頸靡然向往之既余通籍為史官從次公後既奉命草文恪公制聞家令言甚悉蓋諸公咸孝長公最甚甚於諸

公既余徙官南中數得與長公遊則知長公者
眞不言而躬行者也言必壇宇行必防表茹蔬
恐其不潔循墻傴躬恐其不爾交際取與必以
檢柙恐其不以義予始一二見之以為是强於
禮者耳已而其後常然為禮官三年又無一日
不然今且秩滿詣 闕下屬吏陳直言輩謂余
與長公同里而善長公贈言宜莫如余已於是
余予言曰夫禮人之域也士君子人域是域然
後能域天下今天下習靡靡矣漸漬於失教被

服於成俗繁文飾貌無裨於治　主上欝烝太平寤寐禮法之士與之更始以總一海內長公述所奉之職旅見　主上　主上若曰是大臣之苗裔能以禮自域也先王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誰而有孫氏父祖子孫若是哉見　主上歸而見母夫人邸第且必率季公主客郎上觴為母夫人壽母夫人若曰若盡職報　主上老婦幸甚長公進以禮事其君退以禮說其母錯是以禮域天下其與潤色禮經善為頌者何如又

豈徒曰世澤蟬聯不絶如古昔世系所云哉彼縉紳先生推轂孫氏者聞余言且爽然自失矣

贈少司成周公述職序

先生與余先後舉進士同館局十年矣先生先余出司成均業粤二年余隨先生後與先生同在事余始臨學宮見文學校官服方領習矩步委它其前知先生素所化誨者已而祀先師陳鐘鼓管籥升觴埶俎者雝雝其側知先生素所肄習者又已而都試講藝先期布告莫不敬畏

趣向之知先生素所程課者盖先生之設教也嚴其申令也必其守規條也專一而不二聞之文學自千里来者編牒不下數百先生曰俗學有禮以禮進者入吾籍不則出上下置牲幣之奠先生曰學之禮祀爲大明祀事者埶吾役不則去傳以爻次相受業者一歲皆輙試試之日先生曰學有功令守吾令者得籍奏不則罰毋赦以故文學靡然向風斌斌可觀如此余輙退而私嘆曰不佞不習爲師会日相遭其觧瞭矣

毋幾時先生為余言曰子以是為斌斌哉是覩
春華不計其實也所謂蒙虎章而羊其質也洙
泗邈遠聖文埃滅士生斯世騷騷皇皇冀進青
衿之列類能頌説古昔而斷截小文媟黷微辭
曰吾需以業策決科哉不者徒恃其蓄積餘業
侈冠服連車騎為富貴容出倫踰等轉相誇詑
以耀閭里又不者言方行圓口正心邪曰胡以
行詎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禮節為家富而出
官耳此非不獵纓整衿圓槁則式過廟則趨也

其心術有大謬盭不然者衡陽之林橫蠹皆植溟渤之壑污垢咸容辟雍固海流數藏之區也其惟不能分白黑抉瑕摘釁洮汰學者之累也而子固謂斌斌乎哉余徐而察諸文學所為信有然者余方恃先生礱錯其上而余從先生砥礪之玉無當於石而石可攻金無當於刀而刀可割庶幾哉其得奉手有所受哉不越載而先生滿秩行將往而謁　闕下　主上方崇化勸學廣屬學官之路當必問先生若曰而所職南

雍何南人士習何先生必不得諉余亦欲綴一牘托先生去而語拙氣澁不能也　主上且留先生左右先生徐為陳說所以　主上赫然下明詔余又何究宣德意而明布諭下哉余故重惜先生之別焉

贈郡丞李公上績序

公蓋蒞郡三年所矣秩滿當報政郡伯游公拒余謂公在事久賛其為治明慎所職甚勞苦矣若駕舟惟公左撲右刺若御車惟公前推後輓

所得辨治寧者繫公力是賴公茲政成書牘其亦何所誦公余訊郡伯公將抱牘赴尚書期乎郡伯曰未也令甲凡守令滿歲不得輒以其名聞則遞上所司又不得輒以身往公今赴監司考監司考曰上已赴部使者考部使者考曰上已赴御史大夫考御史大夫考白上則牘而載之授上計簿吏以遺司功氏使詣尚書耳余聞之喜謂郡伯審爾則公又得賛公治矣夫丞守相須而濟丞佐守於法無不預然亦不得專務

取成若成焉弗與賛或賛之弗可成守無賴爾
乃公所賛治居多則所為誦公者固有在乎一
日鄉三老謂余我小人怙公不啻父母　主上
以父母賜吾郡得生生自庸令公將上績也獨
柰何余以前語語之三老曰所部借我公猶然
有待吾儕小人也庶幾得益我踰月吾儕幸哉
夫公所為諸監司部使者及御史大夫輒得上
考是導何道以獲上及鄉三老所願借公又導
何道輒使民治也蓋公嘗攝郡矣攝邑矣郡地

淳鹵歲常侵民失職者衆公孳孳問所疾苦捐不急之費與之休息郡多訟且籍手豪家公較若持衡平反一如李法訟以不寃郡患盜盜多引逮或以規賂免不則爲捕者課公詰盜毋得株連亦急捕者繫盜盜以屏息三年以来四封晏如也故攝邑人怙公攝郡則五邑之人怙公今日以郡事上所司報可更任迭錯一郡五邑無弗治也監司部使者及御史大夫無弗獲也易之繇曰鶴鳴子和得道者多助耳然則公詎

獨賛守爲治哉公固嘗操舟而自駕引車而獨御矣於是郡伯徧誦所部譽公於牘者告其某曰辦哉公之爲治也計吏以是上司功氏司功氏以是上天官而聞之 主上 主上曰何以治寧令政治民安也甚稱朕意即雜問計吏命條對當得長者之言而稱之耳聞漢制奉職循理者天子賜金賜璽書以撰公卿選諸所表而次用之 主上嘗精吏治甚殷也我寧得久借公乎哉公之業在采菽之卒章矣采菽曰樂只君

子天子癸之冀敢以是代郡伯爲公贈云

天門秦最詩序代作

公與不佞同官膳部與公同戶鉤校讞鞫之事已公出倅明郡甫二稔不佞出爲郡守幸從公後以職業相砥勉公之言曰明郡巉處東大洋上不腴之賦不足供國家一饗士而又番舶之所出沒也拊民萌於内禦鯨鯢於外非甚强力莫可守明矣幸公在事第有以佐公不佞喜且慰則日鰓鰓與公夙夜交儆畢議盡知閭民

所疾苦與民更始先是屬歲屬農千里半菽併
口而食公佐不佞祖席而湯沐之且得請減田
租十之一先是官府供億繁民日不充酒食費
公佐不佞悉蠲之日張具不以煩民先是廩廥
虛公佐不佞儲穀若干鍾先是軍興饋饟乏公
佐不佞徵民賦是軍需不絕先是里閈無賴少
年拊楗胠篋為奸公佐不佞廣耳目蹤捕必得
先是諸衛逋卒漏尺籍部檄屢至公佐不佞據
籍磨勘行伍無所匿蓋閱三禩政成而不佞得

免于踐鑿繫非公賜哉於是郡大夫德公者詩奏最之章以侈公德而謳不倿序之首乃不倿之德公也甚即郡大夫有謳不倿且將有言也既讀而卒業介者高其守才者壯其猶雅者美其度明達者鑒其識言人人殊莫不曰嚮其利者爲有德耳不者公之利郡豈不弘多獨茲章什乎哉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公之謂也固稟郡大夫詩箴藉而櫝之以進公令以最上天子且召公矣如　天子有意斯郡庶幾蓋我

期月郡幸甚不佞幸哉

贈葉節推滿秩序

漢制曰夫惡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不然哉夫理有法法出則出法入則入能聽微決疑者可以為理今所稱理臣者溺其職矣　高皇帝定律令置三尺法為天下平未嘗以委曲生意輓末世一切事嚴削謂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遂析律令而二之乃用法煩憯而鞫覈刻深奇情他比日以益滋將使民畏忌以

類其震曜殺戮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矯虔吏爲　天子决平詎其文惡若此吾郡理葉先生以進士起家筮理楚郡以母艱去而補吾郡理并楚與越前後凡三年理楚者十之一理越者十之三政在楚楚人能言之政在越其所讞錄其所平亭其所噓枯而肉骨一歲至百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十小者數人逮者數同近者一同所轄蓋自先生之越而越人得活者數千人人莫不誦先生仁乃不佞謂先生仁矣

行於楚難仁於越而仁於今日尤難夫越誠右文之國也然文勝而漓不獨薦紳先生都服嫺容至息販弛擔之徒靡不楚楚然好負巧奸僞萌生乘智力以相角其極也上下相遁豪右得生因緣致下户之猾者又得以君大豪骫天下政法法禁數潰而觸法抵禁者比比而是故曰莫難於越不佞嘗從父老閒語先朝憲孝時法禁疎濶吞舟是漏嘗輕過而移諸贖鍰亦或宥而反之故人不畏吏吏不取人庶幾哉圄空之

隆乎而今法不振矣非武健鷙擊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主上瑩精太平偲偲理道每下詔書切責諸吏鈎校律令條法張設網絡又不以時取好惡成嚴霜之誅於是斷獄者急務格執憲者煩詆欺更沾沾自喜以是為敢鷙行而一不嗜殺者復以寬科成論仇不滿品輒以廢職論矣則莫不爭以亟疾苛察相高此其弊何異人欲長生者一旦氣亂逆而結轖輒求謭劇以去其疾疾未去而氣薾蘼盡也故曰於今日尤

難乃葉先生砥節首公不希旨偶俗以守先王之法其稽比也若手權而遊移乎一衡而尤矜庶勿喜有法不勝情死不勝法者恒求其所以生不得然後死之定死矣未竟其所以死又悉生之三年於理其仁積洽論徧孚於五邑蓋邑所不能決移郡郡所不能決移部使者部使者所不能決移先生而先生一爲決之以上部使者辛財察往往醳先生所言今秩滿矣爰書具在以上　主上上主上上且將曰是吾忠良吏也行

且 賜璽書以徵先生矣於是鄞邑令朱維藩
等稟先生所報决而懷先生政理者屬不佞曰
今先生應 主上徵將去吾郡獨柰何不佞謂
先生行必在 主上左右相 主上理天下今
天下弊矣先生理天下當異理郡郡得先生而
理止一郡以賑天下輕重何啻什伯不佞與令
將跂而俟矣何重去先生邪

壽裴宗伯老師序

主上御極恢中興之烈嘉與耆艾大儒魁壘不

二心之士共圖至理而潤色之所謂魁壘不二心之士者大宗伯裴公其人哉裴公事 先皇帝出入承明廬二十餘年歷南中司成司空抵今官人謂公胡留滯周南哉盖 先皇帝遺以相 主上也往公著作之績載在石室弗暇論論其大者公爲司成束身自修澤道德仁義之實爲博士弟子先每都授時直屏雜說張道粹經扶微學而廣異義菁莪棫樸之化浸然豐芑間矣其以司空攝行司馬事也措麾談笑爾撤

朱

振武營卒數千人旦下令暮輒解甲去革數十
載大弊政令悍夫驕子棄其恣睢辟倪吐舌不
敢誰何無復抉衆振臂以爲　闕庭憂功在社
稷胡可泯也惟南都舊章是寄惟　高皇帝衣
冠是遊公爲大宗伯洽聞舉遺惟寅惟清夙夜
而敬其禋祀神降之福上下訢合而邦國和會
非公孰承其休式公秉心淵塞口不舍一辭至
揚搉今往灑灑竟日不置並持大體悃款無忤
而中屹不可奪遇人無少長崇卑必令盡其所

懐乃賢不賢白黒較然也若其經術文雅身兼數器則又豫相人之道矣門人惎曰夫舉大器者不以多力就大謀者不以多能謀必中的一舉手投足天地可旋聲色不露而天下安若泰山矣往歲巳未營卒脫巾呼糧張大黃躲少司徒可不謂亟焉當是時用事者環視莫敢發而今一旦解釋盡天下晏如猶闔闢也儻公所謂因利而制權者非邪夫公在司成則司成治在宗伯則宗伯治猶易者雍雍俎豆修道秉禮縉

紳先生能企之而豈若卓卓尤異如此故曰相天下之道豫是也夫相天下者班叙海内斡化鈞軸之上佐一日二日萬幾至鉅也抆大卻導大窾使知者議强者行奚難焉此無他惟以有厚入有閒操其機要解其徵節而與萬物回周旋轉以神應之大庸于指顧之間若公所釋兵者是已公今捧賀章自南中来謁　主上上萬歲壽　主上素重公目公儀狀魁梧豐碩稱其榮聞而且察其志意將謂見公晚寘公密勿無

異矣夫天純祐我　國家又將純祐我公以鄉
成億萬年無疆之治若商之老成周之壽俊秦
之黃髮其人在則其國昌其位尊則其民樹者
也又何期焉詩曰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夫苟足
式將保在王躬誰能遠之又曰天壽平格保乂
我有殷壽在身而功在人國非公其誰也其故
以是而知天之壽公者無期於　主上之所以
任公與天之祐國家者無疆卜之也

少司馬東明范公暨夫人偕壽序

余誦詩至魯頌見魯人稱眉壽以頌其公之躋萬有千歲因追其令妻而願與多祉所以参懿揚休而祈福履于無窮者猗歟大備哉則嘗以是究觀于世國運郅隆景祚罔斁是生屏翰馮翼之臣布列津要俾展采錯事以救寧函夏然匪獨其自為也要亦內德茂焉所謂邦之淑媛章順理教以翊化帷闈而君子始得以宣力于外夫如是故天必畀之遐耉以對天下而愜其獻祝之私盖歷遘靡爽已乃東明公國之屏翰

而　天子恃為馮翼者也其其刺州郡綏誠以惠
元元流甘棠之澤其按圻甸則斥回佑良剗弊
剔蠹持埋輪攬轡之風而尤未嘗矯鷙以操切
約其官中外踐藩臬往来楚粵間積三十餘禩
其所事所與事事與人所事莫可記憶而犖犖
大者一釐身奉獻卒不挾所知愛以為速化計
天子廉知公賢晉公司馬公益渙躬矢志以熈
乃丕績曾靡私家營慮則繇其配夫人袁氏姱
志徽猷昕夕毖屬進婦道以佐公凡饗祀蠶繅

饋羞之務必親諸所綜劾井井綸綸罔不當公意公以故釋內顧念得顓靡監之誼以肩國事然則公所以標勳豎伐炳茲鴻業者詎得徼天人力已哉維時皇風載躔 天子斡化陶鈞之上猶以聲教未廣采擬英奇簡畀頎碩方柄用公而登等焉籍以荒海邦蠻貊以率從南夷懋奮奄有來同之烈視魯公相為後先則公之身舉國繫之矣純嘏之錫熾昌耆艾之俾固自厚信于天而爰以質左券於魯人毋忒也矧謂黃

髮見齒者于今夫人又奚異哉歲乙丑適公六旬越一歲乃夫人齒與齊焉公之甥來徵余言余年家子也敢以無文辭緣有概于魯頌之語諗公足當其義遂援此為公與夫人頌云

壽少司徒曹公六袠序

少司徒曹公者自進士起家敭歷中外久乃領度支南中故事南少司徒不領天下經費聽漕江南粟以給中都官粟繦至者歲不下百千石則為寘別署都城中受案牘分曹使通輕重均

出納務至浩穰已時會太司徒闞公掌其事南中諸曹事簡諸大夫過從數數甚嘗上謁門者曰公入部矣明日又謁門者曰公入署所矣不則曰公入禁中覈尚方物尚方物充牣帑藏者歲久曼漶　朝廷命大臣綜覈其數上公與焉公入則理部事出則理署所事閒則出入禁中理官家事夙夜緦緦極公無二慮稱勞勣已一日公之司屬戰君輩來謁余言欲為公壽于是其始知公已六十云公嘗為廷評矣載領郡矣

吏藩臬大夫陟京兆尹以中丞開府黔中矣亞司寇矣在事三十載歷官望際凡十餘階傴僂而趨跋踶而作賈知而救精疑若異於昔人所謂恬愉然者乃玆頳顏素髩耳目之官無改其初是遵何故哉夫所謂恬愉者是可以言養生非養生之主也周之言曰庖丁觧牛批大郤導大窾官知止而神欲行及至於族則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以故三年不見全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此無他因其固然故也假令

肯綮未嘗強以刃技之拆矣不見其難不解矣公之養生毋乃類此嘗聞公居官必序遷序遷又久居必滿秩滿秩必最其序而久也不知也最而列于大寮也視之嘗若難也以故大錯則大治小錯則小治閱三十年若一日焉夫化之移也一息而行乎天者四十萬里萬有三千五百息而行乎榮衛者五十度化無時不移人無時不動動而以天行是其動也因其固然生之主也苟曰恬愉而已畔援卷婁目乗人而騁其

捷以其有涯從乎無涯構者為鬭引者為鉤入者為膠攡而張之惑且滋甚謂養生何戰君曰固也我公得其養也余曰是詎獨養生哉以是養身則身壽以是養國則國壽以是養天下則天下壽詎獨養生哉是道也余聞之莊子莊子聞之文惠君者也戰君曰唯唯請得以是壽公矣

壽趙立齋郡守序

趙侯守鳳陽三年政平訟理四封晏如農狎于

野士頌于校行旅歌于途輿臺廝役蹲蹲坎坎
相聞懌於其所時令丞尉倅咸願為侯用而盱
貽楊令德侯甚深以書抵余曰我侯謹身率先
與民休息孳孳問所疾苦以成化理三年之內
風雨節寒暑時山川社稷以莫不寧藐予小吏
徼我侯寵靈得及弛擔以逭其盩尤洎侯初度
其率士民稷稷稽首前祝我侯因東向祝天北
向而祝　天子惟　天子有意鳳陽假我侯出
守鳳陽安我惟天陰隲我民錫我侯冀其自今遵

耆頤大耋千百歲未艾也余手其書嘆曰旨哉
曀霾掃而旭日開陰沍消而春煦至孰隆施是
孰居無是天實鑒之天子寔司之匪趙侯孰當
天心孰承　天子休德　天子加惠元元與海
内更始所與共理者惟良二千石所重者惟三
輔也繩豐芑之詒席湯沐之賜三輔所重者惟
鳳陽侯今治理為三輔最　天子知其賢民懷
其仁吏銜其德禮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侯以
三年仁政貫吏民一日之祝宜已盖余讀詩觀

古人愛顧其君必形之聲歌以寓祝其祝必以壽曰壽考曰眉壽曰萬壽無期彼得有其國其人以為君且以為父母誠義結於心不得已者乃令郡國守長視古君侯等㓺其長治拊循勞徠不懈使民得安家樂業吏得奉職循理上下訢洽宜其愛顧稱祝若此令言曰莘徵侯寵以追盭尤余復嘆息者三昔黃次公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趙子都刺京兆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乃卒得吏力曰毫釐不敢隱曰僵仆無

所避彼御馬而利其銜筴驅鷹而先其發縱勢固然也侯乃得無是意乎余因是益信侯能得上下懽心以成治也詩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又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某敢誦此為侯壽因以附詩人祝君之義云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一